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三十回 侯秋鴻忠言勸主 崔呈秀避禍為兒

詞曰：萬事轉頭空，何似人生一夢中。蟻附蠅趨總是幻，匆匆，枉向人前獨逞雄。

何必歎飄蓬，禍福難逃塞上翁。狐媚狼貪常碌碌，烘烘，羞惡良心卻自蒙。

話說魏忠賢因醜事已畢，正欲起身，只見小內侍飛馬而來，向耳邊說道：「客太太被中宮娘娘趕出宮去了。」忠賢驚問道：「為甚事？」小內侍道：「因皇上前日在西宮玩耍，一時要往中宮去，客太太說：『中宮娘娘有恙未痊。』」皇上道：「既有恙，你可去看看。」客太太領旨去問安，回過了皇上。誰知次日退朝，駕幸中宮，娘娘好好的出來迎接。皇上問道：「聞你有恙，朕來看你，可曾服藥？」娘娘道：「不曾有甚病。」皇上道：「昨日朕要來你宮中，客巴巴說你有恙，朕後差了他來看你的。」娘娘道：「他並沒有來。」皇上說：「如此說，竟是他的謊了，既欺了朕，就該處他。」皇上在中宮宿了兩夜，第三日到李娘娘宮中去了，中宮娘娘即宣了客太太進宮，問道：「我有何病，你就欺瞞皇上？皇上著你來看我，你不來，又說謊。當日太祖爺鐵牌上鐫著道：『宮人說謊著斬。』你今欺瞞皇上，就該死。詛咒我也該死，說慌也該死，隨你揀那一件認去。」客太太無言可答，只是叩頭求饒。娘娘道：「且看聖上之面，姑饒一死，逐出宮去。」即刻著四個內宮押著出去，不許停畜。客太太用了錢，纔得見皇上。皇上道：「你本不該說謊，娘娘若不處分，那法度何在？既叫你出去，這還是從輕，朕也不好撓他的法。你且出去，等娘娘氣消一消，朕再來召你。」客太太忍著氣回家去了。故此孩子星夜來報爺知道。

忠賢聽了，吩咐即刻起身，兼程回京，百官迎接一概不見，竟回私宅。內外官員都來問安，也一概免見。忙換了便服，走到侯家。秋鴻迎接，忠賢問道：「太太在那裡？不要惱壞了。」秋鴻道：「沒得扯淡，惱甚的，來家好不快活，日高三丈，此刻還未起哩。在宮裡起早睡晚的，有甚麼好處？你去燒香，帶了甚麼人事來送我的？」忠賢道：「可憐那是個甚麼地方，還有物事送人？」秋鴻道：「你從毛廁上過也要拾塊乾屎的人，難道地方官就沒有物事送你的？好一個清廉不愛錢的魏公公，專一會撇清。」忠賢道：「有！有！有！那裡出得好煤炭，送幾擔與你搽臉。」秋鴻道：「那是你這老花子，在那裡討飯時擦慣了臉的。」忠賢道：「我把你這油嘴猴根，還是這樣出口傷人。」趕上來打他。秋鴻笑著跑進房去，忠賢趕上一把按住道：「我不看世界面上，就一下子弄殺你纔好。」秋鴻道：「這纔像個皇帝的管家，學了句大話兒來嚇人。你只好說得，行不得。」二人鬧了一會。忠賢道：「趁著月兒沒有起來，吵他吵去。」秋鴻道：「他在後頭茶裡睡著哩。」二人攜著手往後面走，過一重小門，見一帶長廊，秋鴻道：「從這小廊轉彎進去就是了，你自去罷，我去辦早飯來你吃。」說著去了。

忠賢轉過迴廊，見一座小小園亭甚是精緻，但見：

香徑細攢文石，露台巧簇花磚。前臨小沼後幽岩，洞壑玲瓏奇險。

百卉時搖翠色，群花妖豔欄邊。五樓閣接巫天，絕勝上林池館。

朝南三間小廳，後面一座花樓，許多斜廊、曲檻、月榭、花台，分幽雅。正是：

畫棟巧縷人物，危樓盡飾沉香。花梨作棟紫檀梁，簷幕銅絲細網。

綠綺裁窗映翠，金鋪釘戶流黃。石脂沓壁暗生光，不下驪山雄壯。

從花樓下一道斜廊去，纔是一座榮，面前小山拳石，盆景花木，見許多丫環在廊下梳頭刺繡，或依欄看花，或共相戲耍，一個個都是：

眉蹙巫山攻黛，眼橫漢水秋波。齒編欠玉瑩如何，唇吐櫻桃一顆。

鬢禪輕雲冉冉，臉妍蓮萼猗猗。翠翹綠綺共輕娥，燕趙選來婀娜。

那眾丫環見忠賢進來，都站立兩旁，有兩個即走進去報信。忠賢道：「太太起來了沒有？」丫環道：「還未起來哩。」剛走到榮前，丫環出來道：「請老爺坐，太太纔起來。」忠賢看那榮內，擺列的古玩書畫，無一不精，但只見：

囊裡琴紋蛇腹，匣中劍隱龍文。商彝翠色列苔茵，周鼎硃砂紅量。

逸少草書韻絕，虎頭小景怡人。哥窯百定列魚鱗，漢篆秦碑遒勁。

忠賢閒看了一回，欣羨不已。等得心焦，不見印月出來，只得走進他臥房。只見他房中擺得更分精緻：

簾密金紋巧織，枕溫寶玉鑲成。水晶光浸一壺冰，七尺珊瑚紅映。

屏列玻璃色淨，榻鑲玳瑁光瑩。錦衾繡幕耀光明，玉筍金鈎雙控。

進得房，只見印月初起，在大理石榻上裹腳。忠賢與他並肩而坐，問他出宮之故。但見他：

眉壓宿含香翠，腮邊枕印凝紅。寶鈎斜溜鬢雲鬢，渺渺秋波懶送。

軟抹酥胸，半鞦螭蟻，鈕釦微鬆。梨花帶露倚春風，似怯曉寒猶重。

印月未曾開言，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忠賢道：「你莫惱，等我代你出氣。」印月道：「你說的好大語！是他說的好大語！天下只有他大，他是個國母娘娘，要我們早上死，誰敢敵到晚？連皇爺也不在他心上。我們縱大，殺了無非是個奴纔！今日處了我，明月就要輪到你了，你還說代我出氣！」忠賢道：「皇上也該有些主意，有事說罷了，怎麼就叫你出來？」印月道：「皇爺的心都是他引偏了，一連在他宮中過了兩夜，不知怎的撮哄，自然兩個人說同了，次早纔叫我出來的。」忠賢道：「你休謊我，任憑怎樣也要代你出這口氣。」印月把手向他臉上一抹道：「不差，你弄得他過？」忠賢道：「弄不得他，難道他爺老子也處不得！」印月道：「皇爺的耳根子又軟，豈不護他丈人？你代我將就些罷，莫要惹火燒身。只是我不進去就罷了。」忠賢又溫存他一會，代他揩乾了眼淚。丫頭捧上茶來，忠賢拿了一杯，送到他嘴邊。印月吃了兩口。

只見秋鴻進來道：「日已中了，吃早飯罷。」忠賢道：「我也餓了，今日還未曾有點水下肚哩。」秋鴻道：「想是害噎食病吃不下去，不然為甚麼這時候還未吃飲食？」忠賢道：「我連夜來到家即來了，那裡還記得餓？」秋鴻忙叫丫頭拿妝盒來，與印月梳頭。印月起身略通了通頭，洗了臉，穿上衣服。丫頭收去梳盒。忠賢對那丫頭道：「借耳爬子用用。」丫頭向梳盒內尋了一會道：「太太的耳爬子不在梳盒裡。」印月道：「汗巾子上有，在床上哩。」丫頭便去揭開帳子，向枕邊拿汗巾。

忠賢在帳縫中見被中有些動，像有人在內的，便走起來把帳子揭開，只見紅衾被內有個人睡著。忠賢將被揭開，只見個後生，渾身潔白，如粉妝玉琢的一般，約有六七歲的年貌。忠賢道：「好快活！」說著便睡上床去，摸摸他。只道是個小內侍，及摸到前頭，卻是個有那話兒的。這小郎見他摸到前面，忙把兩腿夾住，動也不敢動。秋鴻在旁掩口笑道：「不要羅，起來吃飯罷。」忠賢把那小郎拉起來，穿上衣服。下床來，臉都嚇黃了，渾身抖戰。忠賢道：「你不要害怕，快去梳洗了來一同吃飯。」小郎纔去梳洗。印月站在廊下調鸚哥玩耍，未免有些羞澀。忠賢出來拉他一同進來，二人上坐，秋鴻也坐下，叫丫頭擺飯。說不盡香口精潔，只見：

南國猩唇燒豹，北來熊掌駝蹄。水窮瑤柱海參肥，膾切銀刀精細。

翅剪沙魚兩腋，髓分白鳳雙絲。雞松鹿腿不為奇，說甚燕窩鱗嘴。

秋鴻用金杯斟酒，三人共飲。

那小郎梳洗畢了，來見忠賢，叩下頭去。忠賢忙拉他起來道：「你是太太的人，不要行這個禮，好生服侍太太。」再細看他，果然生得標緻，只見他：

的的眸凝秋水，猗猗臉襯嬌蓮。柳眉皓齒態妖妍，萬種風流堪羨。

冠玉美如女子，漢宮不數延年。梨花風格自天然，陣陣口脂香遍。

忠賢叫他坐在印月肩下，那小郎未免有些悚懼不安之狀。印月亦有羞澀之態。只有秋鴻在旁嘻嘻哈哈的鬥嘴玩耍，對忠賢道：「你說娘的珠子當在涿州，你去燒香，沒人事送他罷了，怎麼他的珠子也不贖來與他？」忠賢道：「一者年遠，二者也不記得當在誰家。」秋鴻道：「你是張家灣的騾子不打車，好自在性兒，終不然就罷了麼？」印月道：「你可是枉費唇舌，他如今尊貴了，那裡還用得著人，有心腸來記這樣事！」忠賢笑著，把手拍拍那小郎道：「有了這樣個美人兒，選用別人做甚麼？」這一句話把個印月說急了，紅著臉起身。忠賢也自覺言語太訕，便打了個淡哈哈，起身走到房中，向印月道：「咱權別了，再來看你。」印月也不理他。秋鴻送他出來，忠賢道：「我鬥他耍子，他就認認真真來了。」秋鴻道：「呆哥兒，我對你這真醋少吃吃罷。」忠賢相別上轎去了。

秋鴻回到裡面，見印月手托著香腮，懨懨地悶坐。秋鴻便坐了，勸道：「娘不要惱。」印月道：「都是你風張倒致的，惹的他嘴裡胡言亂語的。」秋鴻道：「我還有句話要對娘說，若不中聽，娘不要惱。」印月道：「你自來，那句話兒我不聽的？」秋鴻道：「古人云：『知足不軒，知止不殆。』」又道：「『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』我娘兒兩個好好的在家，何等快活？只為他來我家，費了許多唇舌，受了許多氣，後來被爹爹撞見，他往京中來，約他到外婆家相會，你看他這負心的可去不去，代累我們吃盡了苦，纔得到這地位。他如今這潑天的富貴，蓋世的威權，也總是娘帶牽他的。如今一切事都要娘在皇爺面前調停，娘的一個珠子他就不記得贖了來，他還說他有掀天的手段，難道這樣一個珠子就找不著的？即此就可見他的心了！娘在宮裡起早睡晚，擔驚受怕的，他在外邊狐假虎威，漸漸的事做得不好了。娘在內裡倚著皇爺的恩壞，如今皇爺比不得小時離不得娘，他上有三宮六院，下有嬪妃綵女，上下幾千人，眼睜睜看著，不知怎麼妒忌娘哩，娘一個人怎麼弄得過這些人？況皇爺少年的心性，又拿不定，倘或一朝有些破綻，雖無大患，卻也沒趣味。就是前日中宮叫娘出來，皇爺若要畀娘何難，畢竟他夫奔情分上不肯違拗。他老魏說代娘出氣，那都是渾話，中宮是個主母，他一個家奴，能奈何得他麼？娘在外邊何等快活，又封了二品夫人，哥兒又是禁衛大臣，錦衣玉食，受皇家的恩壞，歌音舞女，高堂大夏，那一個官兒不奉承你。若到裡面去，未免到要做小伏低，撐前伺後的。雖然皇爺寵愛，不如家中行樂的長遠。據我說，只是不進去的好。切不可聽老魏唆哄，明日做出壞事來，還要連累娘也不得乾淨。」印月聽這一夕話，也不言語，只略點點頭而已。這纔是：

侃侃良言金石同，如何徒說不能從。

當年若肯將身退，安得身靡奸黨中。

且說魏忠賢一路回來，心中懊悔不已，因一時不存神，言語激惱了印月，遂不進去。次日，李永貞、劉若愚等俱來參見。永貞道：「涿州泰山廟住持來謝，說本州島已撥了田給他領了。」忠賢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道士進來，叩了頭跪下。忠賢道：「前日多勞你們，本廟仍著你做住持，陳師祠我遲日就有人來侍奉香火。」道士領命叩謝而去。忠賢就叫李永貞行文到薊州去，取城隍廟道士元照來京聽用。

永貞僉了文書，著個校尉到薊州，下了文書。知州出票傳元照。那元照自師傅死後，家業漸凋。是日見了差人來叫，只是拆措些酒錢，與他回到州裡來。知州見了道：「奉東廠魏爺的鈞旨來叫你。你速去收拾行李，明早來同去。」元照聽見東廠叫他，嚇得面如土色，魂不附體。知州道：「你不要怕，必不難為你。」叫原差同他回廟收拾，次早知州當堂交與，校尉帶了出來，向他要錢。元照本無甚家私，此刻又無處借貸，只得把住房典出五兩銀子來，將四兩送與校尉，畀兩為路上盤費。他一個師叔對他道：「俗話說得好：『朝裡無人莫做官』，你到京師舉目無親，沒人照應，我想這裡的崔呈秀老爺現在京做官，你去求他家封家書，去請他照看你一二。況他平日也曾與你相好，有封書子去，也好歹有些照應。」元照道：「甚是。」遂拉了他師叔並兩個相好的道士，來到崔家。正值崔公子送客出來，眾道士上前施托，將求書之事說知。崔公子道：「好，我正要寄信去，苦無的人。諸位請進來少坐，我就寫來奉托。」眾人到廳坐下，茶畢，崔公子拿了家書出來，道：「拜煩到京，就送與家君。內中有兩件緊要事，立等回信的。」眾道士作揖相謝出來。

元照即同校尉星夜進京。到了時，即至魏監私宅交令。恰好忠賢在家升廳發放，校尉帶上元照，忠賢吩咐校尉退出。元照在階下叩頭，忠賢道：「起來罷，隨咱來，有話對你說，不要害怕。」把他引到側道一個小廳上，忠賢上坐，叫元照旁坐。元照跪下道：「貧道怎敢。」忠賢道：「不妨，你是方外之人，又是舊交，坐下好談。元照只得叩頭，起來坐下。忠賢道：「你師父好麼？」元照道：「師父去世久了。」忠賢道：「你家私何如？」元照道：「淡泊之至。」；忠賢笑道：「想是你不成纔，大賭大吃的花費了。我叫你來，有事用你，我如今在涿州泰山廟旁起了一座藏經閣，缺少個住持，今授你做個護藏的道官，有香火田二頃，再送你五百兩銀製備衣履盤費，你可去麼？」元照道：「蒙老爺天因差遣，敢不如命。」

忠賢叫看飯來。小內侍擺下飯，恰好候七官也進來，相見坐下，同吃了飯，忠賢道：「你且在朝天宮住著，等涿州的祠宇完了工，便來請你。老七可同他去走走。」二人辭了出來。那無照平白的得了這一套富貴，喜出望外，上了馬同到朝天宮來。道士見說是廠裡送來的，各房頭都來爭了去住，元照坐定，向候七道：「廠裡這位老爺有些面善。」候七道：「就是當日販布的魏西山，你不認得麼？」元照愕然道：「原來是他！我說他怎麼認的我的。老爺府上住在那裡？」候七道：「手帕衚衕，問奉聖府便是。」元照道：「明早奉謁。今日先要到崔爺處下書子，因他公子立等回信。」候七道：「這等我且別過。」候七上馬去了。

元照取出書子，雇了驢到順城門來，問到崔御史的下處。門上人回道：「老爺注了門籍，概不會客。」元照道：「我從薊州來的，有你老爺家書在此。」把門的不肯代他傳。卻好一個人出來，認得元照，問道：「師傅幾時來的？」元照道：「纔到的，大相公有家書在此，說要立候回信的。」家人領他到廳上，道：「師傅請坐，我請老爺出來。」少刻，崔呈秀出來。元照跪下，呈秀忙扯住道：「行常禮罷。」坐下，問道：「東廠叫你為何？」元照將前事說了一遍，呈秀驚訝道：「好呀，你竟得了這般際遇！他怎麼認得你的？」元照道：「他就是當年在我們那裡販布的魏西山。」呈秀點首嗟歎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他！」元照道：「聞得老爺巡按淮揚的，那裡有個花錦地方。」呈秀道：「地方雖然繁華，這卻是個中差，只落得有食用，贓罰有限，要不得錢的。我只因多劈了幾塊板用，也是慈悲念頭，誰知堂尊高功說我受贓，把我參了，故此注了門籍，不便會人。」元照道：「老爺何不尋個門路挽回？」呈秀道：「也想要如此，奈無門路。」元照道：「貧道到有條好門路。」呈秀道：「是誰？」元照道：「布行候少野之子老七，今早在魏爺府中會見，貧道問他的住處，他說在奉聖府中便是。他原是魏爺的厚人，老爺何不托他引進，魏爺內中解釋，自可挽回。」呈秀欣然道：「妙呀，就勞你代我介紹，事成定當厚謝。」元照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就代老爺說去。」呈秀道：「好極！」即著長班拿馬來，吩咐道：「你隨這位師傅到奉聖府拜客去。」

元照別了出來，同長班上馬，來到候家門上，用了錢，傳貼進去。候七出來相見，問道：「可曾會見崔少華？」元照道：「會過了，正為他的事而來。」把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候七道：「事也可行，只是上司參屬官，恐難於調護。我也不得深知，我去尋他個貼己的人來問問，他說可行便行。」元照道：「事緊了，速些為妙。」候七道：「晚間你來討信。」元照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先別過，晚間再會。」候七道：「你在客邊吃了午飯去。」二人吃了飯。元照回來回復呈秀，呈秀畀住吃酒。俟月上時，元照又來候家問信。候七道：「我問他掌家的李永貞，說上司參屬下難以調護，老爺不肯管，如今只有一著，他若肯拜在老爺名下為義子，不但可免降調，並將來有得美差。若行時，須在今晚議定，先會老李說過，明後日就好行事。」

無照作別回來，到呈秀寓所。呈秀在書房等信。元照對他說了，呈秀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，隨即換了衣服，同元照到了候家，會見候七，便允候七一千兩謝禮。然後領來見李永貞，等了一個更次纔出來，呈秀見了禮，呈上禮單，約有千金之物。永貞道：「學生無功受祿，決不敢領厚賜。」候七道：「有事相煩，仗鼎力，不必過推卻了。」永貞道：「禮過重了，何以克當。」呈秀道：「些須薄敬，幸勿見笑。」永貞纔叫家人收了，問道：「七兄可曾對崔先生說？」候七道：「說過了，但憑主張，只求速為

妙，恐遲了，本下來就難挽回了。」永貞道：「咱明日進去，先把本拐了，按住這裡，崔先生速速備禮，後日老爺回宅時，咱自差人奉請，老爺是好奉承的，先生須要謙退些。一則老爺有事，輕易難得見面，你既在他門下，出入就可不拘時刻；二則是他義子，他就好代你委曲，人也說他不得。」呈秀道：「多謝公公抬舉。」永貞道：「只是以後你們是父子之親，把咱們都看不上眼了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呈秀告別，同元照回寓。

歇住過了三日，李永貞差人來說：「明日魏廠爺回宅，可清晨來見。」呈秀重賞來使，連夜收拾停妥，五鼓時，即穿了素服角帶，到魏府門首伺候。錢都用到了。等到辰牌時，李永貞纔出來道：「老爺穿衣服，將出廳了。」呈秀到廳前伺候，只見廳上猩氈鋪地，金碧輝煌，中間擺一張太師椅，錦繡坐褥。

少刻，有幾個穿飛魚繫玉帶的內官出來，站立兩旁。忠賢是立蟒披風，便服出來，朝南坐下。李永貞帶崔呈秀上廳相見，拜了八拜，忠賢把手略拱一拱。拜畢，復又跪下，呈上禮單。忠賢看見上開著是：

五色倭緞蟒衣二襲夔龍脂玉帶一圍

祖母綠帽頂一品漢玉如意一握

金杯□對玉杯□對

金珠頭面全副銀壺二執。

花繡四□端錦緞四□端

綾羅四□端白銀一萬兩

忠賢笑道：「只來見見罷了，何必又費這事？咱不好收得，還收回去。」呈秀又跪下道：「不過是孩兒一點孝心，求爹爹莞納。」忠賢道：「也罷，隨意收一兩色兒，見你個來意。」呈秀長跪不起道：「爹爹一件不收，孩兒也不敢起來。」忠賢笑著，只得叫人全收了。下坐攜著呈秀的手到內書房來，只見筵席已擺現成。忠賢要安席，呈秀再三懇辭道：「為子者怎敢當，請爹爹尊重。」說畢走上去，將自己一席移到東首。忠賢不肯面南坐，也將席移斜些坐下。傳杯弄盞，說說笑笑，直飲至更深方散，宛如父子家人一般。可歎：

爹生娘養渾如戲，不當親者強來親。

畢竟不知呈秀拜在忠賢門下，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